

从4岁到14岁之间,我仅仅在12岁小学毕业时,拍了一张单人毕业照。那张照片,要独自乘长途班车,到异地照相馆去拍。妈妈不同意,我哭了一场才去成。现在想想,幸亏我哭了,才有了这张黑白照片。

杜拉斯说:“如果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存在,不能证明我那时活着。”是的,照片确实是生命的阶段性证明。

我有一抽屉旧照片,但不轻易打开它。这些照片,全是无PS年代拍的,相当一部分是黑白的。每次翻看它,动静很大,像是一个仪式。电脑里的照片随时可看,心理触动就没有那么大了。

三姨家有一张外公的照片。似乎越是旧照片,看上去越新。三姨88岁了,照片是外公年轻时的样貌。推算一下,它至少保存了100年,奇怪的是,仍崭新如昨。

我在暗房里,陪人冲洗过黑白照片,明白其中道理。只要相纸在定影液里泡够,在清水里又泡得久一点,照片夹在相册深处,它就经得起时间考验。黑白照片是否保存得久,端看照相馆师傅的工序是否确凿。

据说,在摄影技术起始的年代,垂死之人如果寿终在家中,亲属大都会请个摄影师来,帮他照个相。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头发,会被保存起来以资纪念。所谓永垂不朽从来是假的,但照片可以让后人的回忆长久一点。如我爷爷没有留下照片,扫墓时就觉得是在扫一个象征。

在一张报纸的副刊上,看到一幅名为《温情》的作品。

作者为非洲雕塑家阿尔弗雷德·利约洛。一位年轻的母亲赤脚而立,裸露的上身微微左倾,乳房丰满而富有弹性,腰腹细柔平滑,婴儿被托在右臂弯,满脸稚气。母亲的下身裹一条长及膝盖的紧身裙,裙身上凸现着一条条交叉环绕的褶纹。在这座雕塑中,母亲的颈部似乎略显细长而头部稍稍小了一圈,但是,正是有了这样的处理,整个作品自上至下,从母亲的头发到颈项,到肩膀,到裙子,到小腿,再加上那个托在臂弯里的婴儿,都泛着明暗和谐的光泽,透出流畅细腻的质感。

我喜爱这样的流畅。曾经,在音乐的旋律中,我也品味到这样的流畅。约翰·施特劳斯的《蓝色多

俄国流亡作家纳博科夫,喜欢写旧照片,回忆录里写,小说里也写。

他的短篇《符号与象征》,故事核心之一是旧照片。有对老夫妻去精神病院看望儿子,这天是儿子生日。护士告诉他们,儿子又一次企图自杀,今天不能探访。老夫妇沮丧而归。那个老妈妈,半夜睡不着,起来翻旧影集。

每一张照片上,似乎都能找出儿子精神病的前兆。他还是个婴儿时,看上去就比大多数婴儿更容易受惊吓。4岁时在一个公园里,爱生气,怕见人,皱皱的前额。6岁时,开始画这长着人手脚的怪鸟,开始像个大人,遭受失眠的痛苦。8岁左右,已经让人难以理解,害怕楼道里的糊墙纸,害怕书里的插画。10岁,这一年他们离开了欧洲,屈辱可怜。

老妈妈慢慢翻着旧影集,夹页里的零散照片不时掉落出来。例如,有一张照片,是他们在莱比锡时雇用的德国女仆和她的胖脸未婚夫;有一张是她姨妈,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小姐;有一张是儿子的表哥,现在是著名的国际象棋高手……

一本旧相册,就是一部家族史。有段时间,我动员妈妈搞物品“断舍离”,发狠跟他们说,你们一辈子值得永久保留的,可能只有照片。

我妈妈的家庭影集仅一册。硬皮墨色封面,内页是黑纸板,每页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膜纸,如同岁

月霜雪。这本影集跟纳博科夫讲的一样,有些照片只是夹在册页之间,翻看时很容易掉落。没法子,那个年头收藏条件有限。

那本家庭相册,相当于我的时光机。小孩子很难想象,眼前这个经常揍我的短发女人,就是照片里那个扎着长辫子的漂亮姑娘。有相当多的照片,背景都是山野。当年老爸在朝鲜战场捡到一个徕卡相机,他在团里当宣传干事,所以拍照特别方便。据妈妈回忆,不少照片弄丢了,也许是多次搬家遗失的。也可能是我玩丢的,妈妈至今还在这般推理。

除了家庭相册以外,老爸还有一本武汉风景相册,开本比连环画稍大一点,有黑白色调的东湖、黄鹤楼、海关大楼、解放大道等等。记得最清晰的,是古琴台文字说明,讲到了俞伯牙与钟子期。那两年,我们

《温情》从序曲开始,就以轻柔徐缓的旋律,把人们带到微波轻漾的多瑙河畔,随后,乐曲自始至终就像一条美丽的河流在流淌,圆舞曲自然流畅地倾泻出来,连同天籁般的歌词:“春天来了,大地在欢笑,蜜蜂嗡嗡叫,风儿吹动树梢多美妙……”

日常里喜欢读诗,倾城、舒婷、北岛,我都读,但似乎更偏爱于“师哲”徐志摩先生的诗,陶醉于他淡淡中益显浪漫的句式:“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。我轻轻地招手,作别西天的云彩……”

不能说所有美的事物都是流畅的,但流畅的事物注定是美妙的。林中的小涧是流畅的,奔腾的羚羊是流畅的,藤蔓的攀缘是流畅的,披着一身花雨的归燕掠过窗外的弧线,也是流畅的……你我的心呀,不妨多找寻这世间流畅的美吧。



客路青山外 (中国画) 陆大同

家搬到深山小村,那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图像通道。西方人对图像的追求,更讲即时性、动态性、科学性。哈布斯堡王朝时期,没有摄影术。如果君王和某国公主定亲,那么每隔一段时间,画家会画一张公主的人像送来,让君王看看公主长成什么样了。

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,照片不说是奢侈品,也算是轻奢品。当然,这是指黑白照片年代。桑塔格解释过它的影响力:“很多摄影师继续偏好黑白影像,因为黑白被认为比彩色较得体、较稳重——或者说较不那么窥淫癖、较不那么滥情或粗糙得像生活。”

彩色照片越是唾手可得,黑白照片就越值得挖掘。切·格瓦拉第二任妻子的照片,更加偶像化了这个古巴斗士;毛泽东和史莱特的莱的女翻译吴莉莉,像极了大S,以致被误传为这个明星外婆。黑白照片里的历史细节,在现代人中变得戏剧化了。当然,手机照片也很戏剧化,也能飞快流传,可惜视频已能造假,搞个换头术,你也不会知道。

王尔德说:“哪里就有忧伤,哪里就是圣地。”旧相册也是这样的圣地,我妈妈的相册里,更多的是朋友的照片。现代人很难理解,从前互赠照片是表示友情的一种方式。赠送者会在照片背面,写上凝结

情感的短句。过去恋人分手,焚信件加上烧照片,是一个仪式。现在恩断义绝,选择打钩之后,一个删除键按下,所有照片都没有了。理论上说,只要在网上活动过,就一定有痕迹,但那是黑客才能看到的。普通人一念之间,照片就灰飞烟灭。灰飞烟灭也只是形容词而已,哪有什么烟和灰。由此对比,凡是收藏至今的黑白照片,会一直留存下去。它是时间,它是忧伤,已然经过考验,不易再毁。

丁宝桢是贵州人,曾在山东巡抚任上用成丰御赐宝刀先斩后奏慈禧的心腹

在阅读过程中,我发现很多大作家似乎都写过“谈吃”的文章,饮食大俗之事忽然也成为有无文化的指标,看了几本谈吃的闲书,也越来越赞同这样的标准了。

正是大俗大雅也。唐振常(1922—2002),四川成都人,他是我就读的上海社科院的元老,听导师提起过和他一起去台北访学的故事,结论就是“考究”,尤其是吃“样样有名堂”。找来他的《饕餮集》,书名《饕餮集》三字,有两个字是不认识的,“饕”音“雍”是熟食的意思,也有早饭的含义。“餮”音“孙”有晚饭的意思,有“饕餮不继”一词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意思。

宋以后人们开始渐改之前的一日两餐制为三餐制,但是直到清朝嘉庆年间,北京有一首竹枝词,形容下层旗人,有两句“两餐打发全无事,哪管午中饥与渴。”可见那时还有人保持着一日两餐的旧制。据沈阳故宫的研究人员说清朝皇帝一日只吃三餐。早膳多在早六时开始,有时也会推迟到早八时。晚膳多在十二点至午后六点。

《饕餮集》谈吃的内容通篇都有“不满”的情绪,小而言之是对当时(上世纪八十年代)饮食各种乱象的不满,大而言之则是对当时文化乱象的忧虑。这种感叹在文中就是各种各样的“纠错”,读者看来方能正本清源,知其所以然。有的作家写吃多写鱼翅、海参、鲍鱼、干贝等“珍馐”,唐文则多写平民家常之美味。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、皮蛋拌豆腐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菜,在文中则饱含文化。

宫保鸡丁是“以人名菜”的例子,同样的例子还有“东坡肉”、“宋嫂鱼羹”、“夫妻肺片”、“大干鱼”、“李公杂碎”、“麻婆豆腐”等。这里的“宫保”是明清对于官员授予的虚衔,太子少师,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,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等。晚清名臣翁同龢、彭玉麟、盛宣怀、袁世凯都有此衔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。我出生后那段日子,母亲正在华东师大任教。每次上课前,她就把我寄放到住校教师的五楼宿舍。一下课,母亲就一路狂奔到宿舍,牵住我不停挥舞的小手,把我拥入怀抱。我十岁那年,父亲与母亲无奈于时局,把我们兄弟分置各地,我随父亲到其海疆军营驻地生活。父亲训子如带兵,非常严苛,幼小的我诉苦不堪言。一天,我趁父亲外出,把事先写信给母亲的哭诉信贴上邮票,投入了部队邮箱。信由通信兵取走后数十天,我都在日盼夜思中度过。一日傍晚,我正在写作业,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呼唤声。我急切蹦起,只见母亲背着包,正在围墙外挥手呼喊着我的小名。

我雀跃着带着母亲去找父亲,父亲嗔怪:怎么没事先告诉我?彼时,我小小的心田仿佛植入了一棵满是绿荫的大树,遮住了我与母亲所有的秘密。

高考恢复那年,我在农场务工,条件十分艰苦,我把想参加高考的心愿告诉了母亲,母亲并未及时答复。酷暑,一如往常,我正在广阔天地中劳作,汗流裹住了全身上下。刚欲甩袖擦汗,抬头发现母亲已站在眼前,微笑着。牵起我的手,母亲轻声细语:平儿,我在堡镇开会,顺道来看你,下午要赶回上海。说话间,从挎包中拿出几个精细包扎的物件:给你准备了一些高考复习资料、苏打饼干、两块毛巾。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,我竟只是喃喃重复:您午饭不吃就走?母亲点头,拍拍身上的泥,又拍拍我的肩:你去忙吧,我走了!

如今,母亲真的走了,而我,瞪大眼睛,牢牢地抓着满脑海的思念,尽力寻求留下的全部温馨,尽力感知母亲的细语,尽力牵挂住这些闪亮透彻的情愫。

在《饕餮集》,书名《饕餮集》三字,有两个字是不认识的,“饕”音“雍”是熟食的意思,也有早饭的含义。“餮”音“孙”有晚饭的意思,有“饕餮不继”一词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意思。

宋以后人们开始渐改之前的一日两餐制为三餐制,但是直到清朝嘉庆年间,北京有一首竹枝词,形容下层旗人,有两句“两餐打发全无事,哪管午中饥与渴。”可见那时还有人保持着一日两餐的旧制。据沈阳故宫的研究人员说清朝皇帝一日只吃三餐。早膳多在早六时开始,有时也会推迟到早八时。晚膳多在十二点至午后六点。

《饕餮集》谈吃的内容通篇都有“不满”的情绪,小而言之是对当时(上世纪八十年代)饮食各种乱象的不满,大而言之则是对当时文化乱象的忧虑。这种感叹在文中就是各种各样的“纠错”,读者看来方能正本清源,知其所以然。有的作家写吃多写鱼翅、海参、鲍鱼、干贝等“珍馐”,唐文则多写平民家常之美味。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、皮蛋拌豆腐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菜,在文中则饱含文化。

宫保鸡丁是“以人名菜”的例子,同样的例子还有“东坡肉”、“宋嫂鱼羹”、“夫妻肺片”、“大干鱼”、“李公杂碎”、“麻婆豆腐”等。这里的“宫保”是明清对于官员授予的虚衔,太子少师,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,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等。晚清名臣翁同龢、彭玉麟、盛宣怀、袁世凯都有此衔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。我出生后那段日子,母亲正在华东师大任教。每次上课前,她就把我寄放到住校教师的五楼宿舍。一下课,母亲就一路狂奔到宿舍,牵住我不停挥舞的小手,把我拥入怀抱。我十岁那年,父亲与母亲无奈于时局,把我们兄弟分置各地,我随父亲到其海疆军营驻地生活。父亲训子如带兵,非常严苛,幼小的我诉苦不堪言。一天,我趁父亲外出,把事先写信给母亲的哭诉信贴上邮票,投入了部队邮箱。信由通信兵取走后数十天,我都在日盼夜思中度过。一日傍晚,我正在写作业,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呼唤声。我急切蹦起,只见母亲背着包,正在围墙外挥手呼喊着我的小名。

我雀跃着带着母亲去找父亲,父亲嗔怪:怎么没事先告诉我?彼时,我小小的心田仿佛植入了一棵满是绿荫的大树,遮住了我与母亲所有的秘密。

高考恢复那年,我在农场务工,条件十分艰苦,我把想参加高考的心愿告诉了母亲,母亲并未及时答复。酷暑,一如往常,我正在广阔天地中劳作,汗流裹住了全身上下。刚欲甩袖擦汗,抬头发现母亲已站在眼前,微笑着。牵起我的手,母亲轻声细语:平儿,我在堡镇开会,顺道来看你,下午要赶回上海。说话间,从挎包中拿出几个精细包扎的物件:给你准备了一些高考复习资料、苏打饼干、两块毛巾。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,我竟只是喃喃重复:您午饭不吃就走?母亲点头,拍拍身上的泥,又拍拍我的肩:你去忙吧,我走了!

如今,母亲真的走了,而我,瞪大眼睛,牢牢地抓着满脑海的思念,尽力寻求留下的全部温馨,尽力感知母亲的细语,尽力牵挂住这些闪亮透彻的情愫。

在阅读过程中,我发现很多大作家似乎都写过“谈吃”的文章,饮食大俗之事忽然也成为有无文化的指标,看了几本谈吃的闲书,也越来越赞同这样的标准了。

正是大俗大雅也。唐振常(1922—2002),四川成都人,他是我就读的上海社科院的元老,听导师提起过和他一起去台北访学的故事,结论就是“考究”,尤其是吃“样样有名堂”。找来他的《饕餮集》,书名《饕餮集》三字,有两个字是不认识的,“饕”音“雍”是熟食的意思,也有早饭的含义。“餮”音“孙”有晚饭的意思,有“饕餮不继”一词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意思。

宋以后人们开始渐改之前的一日两餐制为三餐制,但是直到清朝嘉庆年间,北京有一首竹枝词,形容下层旗人,有两句“两餐打发全无事,哪管午中饥与渴。”可见那时还有人保持着一日两餐的旧制。据沈阳故宫的研究人员说清朝皇帝一日只吃三餐。早膳多在早六时开始,有时也会推迟到早八时。晚膳多在十二点至午后六点。

《饕餮集》谈吃的内容通篇都有“不满”的情绪,小而言之是对当时(上世纪八十年代)饮食各种乱象的不满,大而言之则是对当时文化乱象的忧虑。这种感叹在文中就是各种各样的“纠错”,读者看来方能正本清源,知其所以然。有的作家写吃多写鱼翅、海参、鲍鱼、干贝等“珍馐”,唐文则多写平民家常之美味。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、皮蛋拌豆腐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菜,在文中则饱含文化。

宫保鸡丁是“以人名菜”的例子,同样的例子还有“东坡肉”、“宋嫂鱼羹”、“夫妻肺片”、“大干鱼”、“李公杂碎”、“麻婆豆腐”等。这里的“宫保”是明清对于官员授予的虚衔,太子少师,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,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等。晚清名臣翁同龢、彭玉麟、盛宣怀、袁世凯都有此衔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。我出生后那段日子,母亲正在华东师大任教。每次上课前,她就把我寄放到住校教师的五楼宿舍。一下课,母亲就一路狂奔到宿舍,牵住我不停挥舞的小手,把我拥入怀抱。我十岁那年,父亲与母亲无奈于时局,把我们兄弟分置各地,我随父亲到其海疆军营驻地生活。父亲训子如带兵,非常严苛,幼小的我诉苦不堪言。一天,我趁父亲外出,把事先写信给母亲的哭诉信贴上邮票,投入了部队邮箱。信由通信兵取走后数十天,我都在日盼夜思中度过。一日傍晚,我正在写作业,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呼唤声。我急切蹦起,只见母亲背着包,正在围墙外挥手呼喊着我的小名。

我雀跃着带着母亲去找父亲,父亲嗔怪:怎么没事先告诉我?彼时,我小小的心田仿佛植入了一棵满是绿荫的大树,遮住了我与母亲所有的秘密。

高考恢复那年,我在农场务工,条件十分艰苦,我把想参加高考的心愿告诉了母亲,母亲并未及时答复。酷暑,一如往常,我正在广阔天地中劳作,汗流裹住了全身上下。刚欲甩袖擦汗,抬头发现母亲已站在眼前,微笑着。牵起我的手,母亲轻声细语:平儿,我在堡镇开会,顺道来看你,下午要赶回上海。说话间,从挎包中拿出几个精细包扎的物件:给你准备了一些高考复习资料、苏打饼干、两块毛巾。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,我竟只是喃喃重复:您午饭不吃就走?母亲点头,拍拍身上的泥,又拍拍我的肩:你去忙吧,我走了!

如今,母亲真的走了,而我,瞪大眼睛,牢牢地抓着满脑海的思念,尽力寻求留下的全部温馨,尽力感知母亲的细语,尽力牵挂住这些闪亮透彻的情愫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在阅读过程中,我发现很多大作家似乎都写过“谈吃”的文章,饮食大俗之事忽然也成为有无文化的指标,看了几本谈吃的闲书,也越来越赞同这样的标准了。

正是大俗大雅也。唐振常(1922—2002),四川成都人,他是我就读的上海社科院的元老,听导师提起过和他一起去台北访学的故事,结论就是“考究”,尤其是吃“样样有名堂”。找来他的《饕餮集》,书名《饕餮集》三字,有两个字是不认识的,“饕”音“雍”是熟食的意思,也有早饭的含义。“餮”音“孙”有晚饭的意思,有“饕餮不继”一词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意思。

宋以后人们开始渐改之前的一日两餐制为三餐制,但是直到清朝嘉庆年间,北京有一首竹枝词,形容下层旗人,有两句“两餐打发全无事,哪管午中饥与渴。”可见那时还有人保持着一日两餐的旧制。据沈阳故宫的研究人员说清朝皇帝一日只吃三餐。早膳多在早六时开始,有时也会推迟到早八时。晚膳多在十二点至午后六点。

《饕餮集》谈吃的内容通篇都有“不满”的情绪,小而言之是对当时(上世纪八十年代)饮食各种乱象的不满,大而言之则是对当时文化乱象的忧虑。这种感叹在文中就是各种各样的“纠错”,读者看来方能正本清源,知其所以然。有的作家写吃多写鱼翅、海参、鲍鱼、干贝等“珍馐”,唐文则多写平民家常之美味。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、皮蛋拌豆腐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菜,在文中则饱含文化。

宫保鸡丁是“以人名菜”的例子,同样的例子还有“东坡肉”、“宋嫂鱼羹”、“夫妻肺片”、“大干鱼”、“李公杂碎”、“麻婆豆腐”等。这里的“宫保”是明清对于官员授予的虚衔,太子少师,太子太傅、太子少傅,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等。晚清名臣翁同龢、彭玉麟、盛宣怀、袁世凯都有此衔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。我出生后那段日子,母亲正在华东师大任教。每次上课前,她就把我寄放到住校教师的五楼宿舍。一下课,母亲就一路狂奔到宿舍,牵住我不停挥舞的小手,把我拥入怀抱。我十岁那年,父亲与母亲无奈于时局,把我们兄弟分置各地,我随父亲到其海疆军营驻地生活。父亲训子如带兵,非常严苛,幼小的我诉苦不堪言。一天,我趁父亲外出,把事先写信给母亲的哭诉信贴上邮票,投入了部队邮箱。信由通信兵取走后数十天,我都在日盼夜思中度过。一日傍晚,我正在写作业,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呼唤声。我急切蹦起,只见母亲背着包,正在围墙外挥手呼喊着我的小名。

我雀跃着带着母亲去找父亲,父亲嗔怪:怎么没事先告诉我?彼时,我小小的心田仿佛植入了一棵满是绿荫的大树,遮住了我与母亲所有的秘密。

高考恢复那年,我在农场务工,条件十分艰苦,我把想参加高考的心愿告诉了母亲,母亲并未及时答复。酷暑,一如往常,我正在广阔天地中劳作,汗流裹住了全身上下。刚欲甩袖擦汗,抬头发现母亲已站在眼前,微笑着。牵起我的手,母亲轻声细语:平儿,我在堡镇开会,顺道来看你,下午要赶回上海。说话间,从挎包中拿出几个精细包扎的物件:给你准备了一些高考复习资料、苏打饼干、两块毛巾。看着母亲疲惫的面容,我竟只是喃喃重复:您午饭不吃就走?母亲点头,拍拍身上的泥,又拍拍我的肩:你去忙吧,我走了!

如今,母亲真的走了,而我,瞪大眼睛,牢牢地抓着满脑海的思念,尽力寻求留下的全部温馨,尽力感知母亲的细语,尽力牵挂住这些闪亮透彻的情愫。

这些天,我仍然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哀痛,也无意在追寻的潮涌中自拔,任凭思绪起起落落,不停地拍打着最善感的柔软处。

已是耄耋高龄的母亲是二分之一的苏州籍人,虽不善吴语,但对姑苏美食从来孜孜以求。每逢农历除夕,我都会尊崇母意,陪她享受美味迎接新年。那天一早,我手提肩扛从苏州菜馆取来的年夜饭,一进家门,就在母亲耳边大声告知。母亲一反常态,她注视着我,朝我举起手。我心头一颤,顺势牵起母亲的手。我感觉到她正在加力,她手中的拽力前所未有地强烈。那一刻,面对母亲无语的微笑,除了牵住她的手,我束手无策。突然,母亲从我的双手抽出右手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部,似乎要对我表达什么。我紧张地注视着母亲,她稍稍红润的脸色又模糊了,然后,她注视我的目光深深地隐藏了起来。她就这样离开了。

黑白的忧伤

卢小波

客路青山外

(中国画) 陆大同



山来了 客人来了 带来了 春天般的 温暖。

春天如期而至,万物都等不及的样子——花苞站在嫣红的枝头跃跃欲试,小草摆动嫩绿的裙子翩翩起舞,蝴蝶和蜜蜂早就提着精巧的花篮迎了出来。天上温柔的阳光,甜蜜蜜地洒下万里阳光,也照得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流畅

赵荣发

他的笑脸,就像春天

张菱儿

向樊老师请教。无论什么样的难题,他都热心地一一帮我解答。有一次突然接到樊老师的电话:“你写儿童文学,过几天要开第七届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会,你要是不忙,可过来旁听一下。”他还告诉了我会议地址。会期到了,我欣然前往。那天,我收获特别大,结识的很多儿童文学界的大腕儿后来都成了我的出

了我的推荐人,还帮我找了束沛德老师做另一位推荐人。后来经过作协的严格评选程序,我成为了中国作协的一名新会员。

2008年,我的“卜卜丫丫”系列小说出版,封底印着樊老师的一段赠语,鼓励我要描写“浓郁的生活实感和明丽的阳光光彩……”再后来我的“人小鬼大双胞胎”系列小说出版,他还专门写了书

评,发表在当年的《文艺报》上……年过七旬的樊老师,就像一团热情的火焰,给我带来温暖,也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

有一次,我供职的出版社领导点题让我去向樊老师约稿。宽厚的老先生二话不说,就交来了《樊发稼论童诗》的书稿。有幸成为樊发稼老师这本书的责任编辑,就如同听着一位热情长者的细心指点。他关于童诗创作的种种高论,让我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。而今手抚这本沉甸甸的著作,依然深深感受着老先生对后辈的特别的关爱。他那个孩子般纯净的笑脸,就像春天……

十日谈 心里的春光 责编:殷健灵